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五十九卷 庚戌之變

嘉靖二〇九年夏六月，奄答寇大同境，潰牆入。悉精兵伏溝壑中，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。偵騎信之，報總兵張達。達素以果銳敢人至大將，意輕之。合兵，兵未合，而達率麾下馳擊之。伏發，圍達數匝。馬蹙，遂見殺。副帥林椿聞達被圍，不介馬而馳，救達不克，亦死之。達、椿皆驍勇善戰，奄答得二將首，輒引去。事聞，逮總督侍郎郭宗臯、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。耀杖死，宗臯謫戍遼左。贈達左都督，椿都督同知，賜祀立祠，春秋祀之。八月，奄答入薊州塞。初，張達敗沒，乃起復翁萬達代郭宗臯總督，趙錦代陳耀巡撫。以仇鸞為宣大總兵。萬達家居未至，命侍郎蘇佑攝其事。佑抵鎮，即上疏請益兵食，未報。而奄答、狼臺古復擁眾窺大同。初，仇鸞坐廢，居京師邸，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宣大。至是，惶懼無策，廝養時義、侯榮者，說鸞曰：「主勿憂，吾為主解之。」乃為鸞持重賂奄答，令移寇他塞，勿犯大同。奄答受貨幣，遺之箭囊以為信，而與之盟，遂東去。謀者復白敵中語，欲寇宣府東，遼左西。兵部尚書丁汝夔調帝厭警報，不悉以聞，但申飭薊州撫、鎮，使嚴備。已而警報漸甚，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、京營兵二萬四千騎，分佈宣、薊諸關隘。邊兵取符驗期會，未即至。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，識者知其必敗。

秋八月乙亥，奄答帥部下至古北口，以數千騎攻牆。都御史王汝孝悉眾出，火礮矢石下攻之。奄答乃伴督兵綴薊師，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。京兵大驚潰，爭棄甲及馬，竄山林莽中。寇遂大殺掠懷柔、順義吏士無算，長驅入內地。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，度兵弱無能禦者，夜草疏言：「敵兵悍若風雨，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，漫衍無衛戍，瞭望神京陵寢，萬一蕩搖，事係非小。請速集廷臣，議戰守策。」而身出駐通州，召吏民給仗，聽約束。收漕舟艤潞河西，勿使為敵用。甫畢，而夜半敵兵果至，營河東二里孤山、汝口諸處。忬復為疏，縋城使來京師請援。京師震恐，急集諸營兵城守。少壯者已悉出邊埃敗喪，僅餘四五萬人，而老弱半之。又半役總兵、提督、太監家，不令歸伍。倉卒從武庫索甲仗，武庫闕又援例需價，不時發，久之不能軍。丁汝夔乃以聞，帝大驚，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、定西侯蔣傳捷督九門文武大臣，各三人守一門。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、道官，募民間材力者，蒼頭、義軍垂四萬，及坊甲保伍，分置諸門睥睨間。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，分從諸大臣策應。檄召諸鎮兵勤王。時寇騎逼通州數日，前阻水未能渡。王忬日夜乘城守，不能支，連告急，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。

己卯，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，以大同兵二萬人援。先是，寇既東行，時義、侯榮謂鸞曰：「賊騎東，公宜自請入，可以為功，而上結於天子。」鸞悅，即伴奏：「臣偵賊東犯薊鎮，誠恐京師震驚，請以便宜應援，或隨賊搏戰，或逕趨居庸為防守。」帝壯之，詔留駐居庸關，聞警入援。而奄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，入犯京師，帝益信鸞，詔入援。鸞與副總兵徐珏、游擊張騰等率兵馳至，陳通州河西，帝大喜。

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，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，人心稍安。已而河間、宣府、山西、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，凡七鎮五萬餘人。帝內視稍強，各賜璽書褒獎，予金帛，令躡賊。而拜咸寧侯仇鸞為平虜大將軍，諸道兵悉屬焉。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，又賜《封記》，文曰：「朕所重唯卿一人，得密啟奏進。」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，總督各路戎務，衛京師。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，譏察不虞。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，防內變。太子太保、禮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參將戴綸、歐陽安等繫，令從軍自效。分遣京營諸將，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。京營兵素未見敵，驅之出，不敢前。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，連日夜不絕，多被血淋漓至者。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，減直濟流徙老弱。俱報可。時變起倉卒，諸務未備。勤王師各輕騎馳至，未實糗糧。制下犒師牛酒諸費，皆不知所出。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，軍士始得數餅餌。開庾發粟，則囊釜甌皆無所需索，故士卒饑疲。都督陸炳言：「戶部臣失預計。軍興，糧饋不支，士多餒死。」帝怒，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，戴罪辦事。

奄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，大掠村落居民，焚燒廬舍，火日夜不絕。郊民扶傷集門下，門閉不得入，號痛之聲徹於西內，帝命啟而納之。是日，奄答掠婦女，大飲演武堂上，游騎往返六門外。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，時時遣義、榮與之通，許貢市以自安。辛巳，至東直門，執御殿內八人以去。不殺，縛之見奄答，踞坐氈帳中，謂曰：「若歸見天子，好為我致書。」自解送歸見帝，啟書多嫚語，求入貢。

壬午，帝召大學士嚴嵩、李本，尚書徐階對於西苑，出書示之，曰：「何以應之？」嵩曰：「此禮部事。」階曰：「事雖在臣，唯上主之。」帝曰：「正宜商議。」階曰：「寇駐兵近郊，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，宜權許以款，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。」帝曰：「苟利社稷，皮幣珠玉皆非所愛。」階曰：「止於皮幣珠玉則可，萬一有不能從，將奈何？」帝悚然曰：「卿可謂遠慮。」階因請以計款之，言：「其書皆漢文難信，且無臨城齎貢之禮。可令退出大邊外，別遣使齎番文，因大同守臣為奏，事乃可從。往返間四方援兵計皆可至，我之戰守有備矣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。」命出集廷臣議。日午，群臣畢集，階出奄答書，言欲以三千人入貢，許之則緩兵，否則益兵破京師。群臣相顧莫敢發，因陳筆札，令各書所見，奏請上裁。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曰：「此不必問，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。萬一許貢，則彼必入城。三千之眾，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。且彼肆深入，內外夾攻，何以禦之，不幾震驚宮闈乎？不務驅逐，而畏其恐喝，迫而許之，何異城下盟！」檢討毛起謂：「時事孔棘，宜暫許之。邀使出塞，而後拒之。」貞吉力叱起，群臣俱難之，奏入乃止。是夕，火光燭天，德勝、安定門北，人居皆毀。上在西內，大震懼。聞中官稍稍道貞吉語，乃馳使召入對。給筆紮，命疏所欲言。貞吉上言：「陛下宜御奉天門，下詔罪已。追獎故都督周尚文之功，以勵邊帥；釋給事沈東於獄，以開言路。輕損軍之令，重賞功之格。飭文武百司，共為城守。遣官宣諭諸營兵，使力戰。且士不力戰，以主將多冒首功，今誠得首功一，即予金百，捐金不萬，賊且盡矣。」帝壯之，擢貞吉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，稱詔齎五萬金，宣諭行營將士。通政使樊深條禦寇七事，中言：「仇鸞未聞一戰，非士不用命，即主將養寇要功，乞密遣近侍詰狀。」書奏，上大怒，黜為民。

癸未，寇由鞏華城犯諸陵，轉掠西山、良鄉以西，保定皆震。時帝久不視朝，吏部尚書夏邦謨疏言：「人情洶洶，非上躬御正朝，廷見廷臣，不足以塞天下望，振威武。」許之。是日，文武大臣具服，待命闕下。晡時，帝始出御奉天殿，降敕切責諸大臣，還宮。群臣就午門跪聽宣敕，皆惴栗，計有處分。迨散，門且下鍵矣。乃敕遣官校，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、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，詣京即訊。已而儀至，下獄，以畏懼不戰，削籍去。汝孝以道梗不及逮。初，儀至通州，命營兵屯戍城外，而身閉閤臥城中。會仇鸞引兵至，敵少卻。鸞兵往掠食諸村落，儀發兵捕執下獄，死者數人。鸞兵大嘩，欲甘心儀。時巡撫御史上其狀，帝恐，故逮治之。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，代儀守通州。

甲午，執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。初，寇逼通州，汝夔聞警，束手無措。遣募哨敵虛實者，出城不數里，道遇扶傷者，輒奔還，妄言見敵某所，城中輒震。已而言不信，汝夔不加罰，復募他卒偵之如故，城中數震。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，多役占，行伍不足。恐兵少見且獲罪，乃東西調掣為掩飾計，士疲不得息，多出恚語。而莫曉誰調，爭詈汝夔，欲魚肉之。語稍聞禁中。時宣府、延綏、遼陽、山西援兵悉集，廩餉不能給，兵饑怨望。仇鸞大同軍尤無律，往往推髻劫掠村落中，時被逮獲，或自詭為遼陽軍。遼陽軍者，朵顏諸部也。先是，有傳賊中語「遼陽實導我來者」，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。而鸞方被寵遇，雖獲大同行掠者，有司不敢置之理，必以聞。帝謂大同軍首入援，行掠亦出饑疲，令付鸞自處，鸞復置不聞。汝夔不得已，乃下令勿捕大同軍。大同軍益無忌，民苦之甚於賊。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軍，民間不知，遂謂汝夔山東人，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。及寇薄城下，汝夔益惶急，恐喪師，令諸將勿輕戰。諸軍故恒怯不敢戰，皆謗言汝夔禁不發，民間益歸罪汝夔。而鸞機譎，謀於大學士嵩，嵩謂「敗於邊可隱，敗於郊不可隱。飽將自去，惟堅壁為上策」。鸞數稱率兵往擊賊，賊實在城下，顧遠屯郊外不敢近，城中莫知鸞擊與否。鸞得死賊首六級，奪馬餘，詐謂戰得之。守謙被命屯城下，又以兵少，故不敢一擊賊。帝聞之，益謂鸞遠出禦敵，而守

謙畏儒不出師，與汝夔並，切責之。諸中貴圍墜在城外，又多所殘毀，爭泣訴帝前，謂守謙、汝夔貳於賊。帝時從高望城外火，已心恚諸治兵者。聞是益奮怒，不誅一大臣亡以懲，乃捕汝夔下詔獄，就廷訊。使使自軍前逮守謙人，下法司議罪以聞。命王邦瑞攝兵部，艾希淳代將守謙兵。於是刑部侍郎彭黯、左都御史屠喬、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、守謙罪當斬，而爰書冗長，錄不速竟。帝坐齋宮越獄具不得，謂黯等比周，將有所規免，俱逮繫獄，各廷杖有差。汝辨、守謙俱棄市，流其妻三千里外，子戍鐵嶺衛。謫左諭德趙貞吉蒞蒲縣典史。初，貞吉廷議罷，盛氣謁嚴嵩於西苑直房。嵩不見，貞吉怒叱門者。通政趙文華趨入，顧曰：「公休矣，天下事當徐議之。」貞吉怒曰：「權門犬何知天下事！」嵩聞大恨，乃佯薦貞吉出城齎銀勞軍。方北騎充斥，徵發旁午，戶、工二部官皆得罪，犒銀不時發。諸軍分屯城外，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，鸞不受。敵騎已稍遠，貞吉計無所出，齎救巡城外，遍給諸營而還復命。嵩謂貞吉狂誕，追論其申理周尚文、沈束非是，下獄，杖九，有是謫。

己卯，奄答引而西，前後所掠男女贏畜金帛財物既滿志，捆載去。欲西奪白羊口出塞，而留餘眾京師外，以為疑兵。諸道兵悉屬平虜大將軍，凡餘萬騎，相視莫敢前發一矢。奄答至白羊口，守將扼險御，不得出，稍棄牛羊婦女等。復擁眾東南行，至昌平北，猝與鸞兵遇。鸞出不意，倉卒幾不能軍。敵縱騎蹂陣而入，殺傷千餘人，幾獲鸞。以裨將戴綸、徐仁力救，僅以身免。乃更取平民首上之，自以為功。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，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，不敢入，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，京師解嚴。

九月辛卯朔，奄答悉眾出塞，疲甚。又顧戀輜重，不能軍。諸將故怯，兼白羊之敗，愈不敢逼，徐尾其後，至石匣城及張家、古北等口外而還。其前後禦敵有功者：大同游擊王祿戰懷來，斬七級，獲馬二匹；山西遊擊戰昌平，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；都督仇鸞戰海店，生擒四人。既而鸞報功八餘級，以捷聞，帝優詔慰鸞，加太保，賜金幣。

遣戶部侍郎駱穎振撫被寇諸郡縣，掩骼埋瘞，慰集瘡痍。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、成國公朱希忠、遂安伯陳鏞。改二團營為三大營：曰五軍，曰神樞，曰神機。總三營曰戎政府，以咸寧侯仇鸞入理之，為制印章重其任。以王邦瑞協理戎政，為鸞副。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，給事中、御史各一人，議論多悟鸞。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為屈，疏京營弊政，乞釐革之。鸞怒，密陷燧出補外，乃言京營用給事中、御史不便，皆革之。

置薊遼總督大臣，以薊州、保定、遼東三鎮隸焉。改孫禴為兵部侍郎，總督薊遼。未幾，以何棟代之。

冬月，募諸道兵入衛京師，山東、山西、河南諸府歲集京師，練備秋防，秋後復散去，以是為常，如踐更卒例。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，以京營將分練邊兵，從咸寧侯鸞之請也。兵部覆言：「二鎮京師之門戶。禦寇者不於門戶，而與之格鬥於堂奧之間，鮮不危矣。」帝不聽，第免二鎮卒不預徵。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入京師，與京營兵雜練之。塞上有警，邊將不得徵集，而京師在邊者，不任邊責，恣意剝削自營，人人自危矣。

仇鸞請駐師宣、大間，整飭兵甲。俟冬月大舉，以紓華夏之氣。乃班師入衛，以備秋防。帝嘉之，命兵部會官集議。兵部左侍郎史道、戶部尚書孫應奎、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：「奄答犯順，深入郊圻，震驚陵寢，荼毒元元，罪在不赦。皇上深懷大計，欲興問罪之師。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，身任其事。臣等僉謀，俱如鸞議。即今整齊士馬，臣道等之職；預儲軍餉，臣應奎等之職；利精器械，臣松等之職。」帝悅，從之。

一月，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，以大同總兵徐珏駐易州，以徐仁代守大同，而宣府、薊鎮總兵李鳳鳴、成勳互易其地。帝命兵部從之，於是王邦瑞上言：「予奪者，朝廷之大權；命將者，天子之重柄。祖宗時，總兵正副官，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。每上一人，恭候裁定。所以慎重，防杜其漸，示臣下不敢專也。今鸞坐名擬任，更易四將，則九邊握兵柄者，有不目屬心向，妄生覬覦者乎？皇上聖明，推心賢帥，何所不可。臣愚以為國家典制，關係非輕。聖人舉動，萬世作則。臣待罪本兵，不敢不言。」帝曰：「戎政初修，忠賢是托。況朕有密咨，非鸞專權。爾兵部若隨事效忠，用無不當，不待更易，矧勞朕心耶！一籌未發而攻毀之，謀國之忠，固若是乎？」復諭廷臣曰：「昔吾太祖兵柄，多委任諸大將，未有作謗者。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，故為是言，是翟鵬之怨上也。夫破格舉事，而盡忠者乃不能容，倘敵再至，其效汝夔之誤國乎？」邦瑞聞諭，莫知所措。仇鸞帥諸鎮兵出宣、大，聲言搗巢，歷久不擊。乃稍出近塞，夜襲敵營，斬老弱數級而還。鸞自劾無功，上不問。乃復請廣集兵糧，以明年大舉北征。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，且督歷年逋賦。時鸞恃寵作威福，所上疏，既自內批行之，不下兵部議。王邦瑞屢疏辯之，鸞擠之，遂落職去。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，且後患有不可測，議乃稍寢。

谷應泰曰：

明制內立京營，外列邊戍。邊卒屯守要害，蕃衛神京；京營羽翼王室，填撫中夏。有事不相徵調，無事不忘訓習，制甚周也。嘉靖時，坐營大帥，半出勳臣。赦以耳貴，括讀奢書。兼以勃制閫，魚朝觀軍。戎伍貔貅，入侯門之廝養；羽林組練，參中貴之蒼頭。游手市閑，不操寸刃；廁身兵籍，濫食數丁。於是京營一制，幾同贅疣矣。

庚戌之事，主邊兵者仇鸞，主京兵者汝夔也。逆鸞私盟奄答，賄路避兵。鄭牛私犒，用伐秦謀；晉馬入陳，故假虞道。弦高、荀息，果如是乎？汝夔選儒，素不知兵，驟聞邊警，悉遣禁卒，倉皇就道，莫知適從。而敵騎已蹂躪內地，王師外潰於潼關，烽火內達於甘泉矣。然後索虎旅於空營，求兵仗於武庫。楚軍不戰，皆化蟲沙；晉國先聲，愈搖風鶴。傳檄招募，命曰「義軍」。編列市人，驅之城堡。京營至此，尚可問乎？至於邊軍雲集九門，敵騎長驅都下，便當四面合擊，只輪不反。而乃懷光便橋，屯兵不進；宏淵靈壁，搖扇清涼。楚兵皆屬冠軍，邯鄲全恃晉鄙。長戟不施，長鐵不刺。邊軍亦復至此，國家武備，真無可恃矣。

乃始親御午門，召問百官。時無禁噲，僅有終生。急散陳平之金，親叩亞夫之壘。宋義堅不渡河，魏將虛名救趙。惟有亟斬丁公，先除元振。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，仇鸞不戰而陳俘。賞加元惡，戮出無名。當時奄答實無志中國，縱掠而歸。不然，幸則奉天、梁州，變且晉愍、宋欽矣。前車既覆，後軫方適。汝夔出京兵以防邊，仇鸞召邊卒以實京。揚水之卒，折父以卒召當誅；涇陽之兵，德宗又以未雨失算。極罪酬功，國是全非；焦頭曲突，人謀兩誤。嗟乎！已無澶淵之賀，尚思衛、霍之功，上表出師，鸞欲誰欺乎？百官明知其詐，謬為陳請，以道上譴。蓋世宗所惡者直言，而不必其忠；所喜者殺戮，而不必其當。朝有直言，則損其明；朝有殺戮，則損其武。究之嵩本賄敗當禡，鸞已家居失職，必欲強予將相之位，成其亂賊之名，身誅族滅，為世指笑。吾故曰：嚴嵩、仇鸞亦無死道，其死也，世宗殺之也。